

G 中国故事

娜姑纪事

杨卓成

王画家一直认为,在所有的扶贫项目当中,智力扶贫效果最佳。他下定决心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掌握绘画技能。

初到娜姑

云南会泽县的娜姑镇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镇,又是乌蒙山区特殊的贫困乡镇。由于这些原因,娜姑很早就被人们所熟知了。我和娜姑结缘,是在2003年年末。

那一年,我们单位挂钩娜姑扶贫,我刚好被选拔为第一批扶贫队员。出发的那天早上,我正准备乘坐长途汽车到娜姑去,一个圆脸、头发很长的小伙子匆匆地找到我说:他姓王,是北京来的画家,要跟我去娜姑扶贫。北京有位画家要去娜姑扶贫,我早听说过这事,单位领导也曾叮嘱,要我一路上多关照他,毕竟人家是远道而来的画家,不想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

娜姑扶贫,我们有计划有目标有任务,要做的事很多。王画家没多少具体任务,整天在镇上游荡,我说这样不好,大老远地来扶贫就要做点实事儿。王画家对着我嘿嘿笑了笑,说是让我放心,他正在寻找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扶贫项目。几天下来,王画家神秘地告诉我,说项目已经有些眉目了,要我一起去看,帮着参谋参谋。经不起他的再三恳求,我只得放下手中的工作,陪同他去看那扶贫项目。

王画家这人很有意思,属于那种见面熟的性格。一路上,在他滔滔不绝的自我介绍下,我已经对他的基本情况有了个大致的了解:某美术学院专业本科毕业生,曾参加过两次全国大展,热衷公益的扶贫志愿者。我只管听,不太多说话,年轻人总是充满激情,但谈得再好,关键是要能做,我不知道这位能言善辩的年轻画家,在扶贫上究竟能做出些什么事来。

王画家带着我来到镇上的江西会馆。江西会馆是镇上保存非常完好的历史文化遗迹。如今会馆正在修缮,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放了,厚实的大门上,一把铜制的将军锁稳稳地钉在上面。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清晨,我们围着会馆转了两圈,也未见到一个人影。我不知道王画家拉着我到这地方是什么意思,他却是一脸的兴奋,说是计划利用会馆里的大殿,搞一些美术方面的活动,把大家的兴趣爱好引导到学科学、学文化上来,搞智力扶贫。在我听来,这计划理想的

成分比较多,但我不想扫他的兴,只愿低头走路。我们又转了几圈,王画家突然发现,会馆后院转角处的墙体裂开了一条缝,只要侧转身体,紧贴墙面,人便可以轻松地进去。于是,我们悄悄地进了院内。

院子里出奇的清静。两棵柏树上停着无数的鸟,发出密而急的悦耳叫声。大量被拆下来的建筑材料,圆的石柱、磨得发亮的青石板、十分精巧的彩绘门窗,整整齐齐堆放在墙角,我们仔细看了看这些建筑材料,上面大多绘有精美图案,造型考究,制作极其精细。我们俩一边观赏一边被古人的工匠精神所折服。

王画家尤其兴奋,索性打开速写本开始写生,我不愿打搅他的工作,便独自围着院子四周散步,刚走到大殿门前,门突然吱啦一声开了,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站到了我面前,把我吓了一大跳。

我还未开口,老头已经瞪着眼睛看着我,你们是怎么进来的?

我们没料到会遇到这么个人。我指了指转角处的那道裂缝:从院子侧面的那道裂缝里钻进来的。我微笑着对他说。

你们哪里来的?

老头子嘴上说着,眼睛却在盯着王画家手里的一块彩绘板,这是刚刚拆下来的一块破损件,虽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,彩绘的颜色已经褪得模糊,但上面的精彩图案仍然十分生动。王画家正画得聚精会神,因彩绘板上布满了灰尘,实在看不清,他就用指甲在上面刮了刮污渍,不料,这一举动刚好被老头看到了,老头一个箭步奔上去,一把将彩绘板抢到了手里,睁大了眼睛对着王画家吼道:

彩绘板不能乱擦乱刮,这样会糟蹋了祖上传下来的宝贝的。你们还是赶快走吧。

我一看老头凶巴巴的样子,知道又遇上了一个不好对付的人物,连忙笑嘻嘻地递上一支烟,小心地说:我们是来镇上扶贫的。这位画家姓王,是北京来的。

听了我的介绍,老头愣了一下。他抬头打量了我们一会:哦,扶贫的,去年前年来过两个,都走了。

短暂的交流后,老头的态度明显好了起来。他推开大殿门,让我们进去,说是要给我们介绍这里的情况。我们谢绝了他的盛情。临别时,老头对我们讲,他姓管,土生土长的当地人,在文化站干了十几年,现在主要负责会馆的修缮和接待来访的客

人,介绍镇上各个会馆庙宇古籍的情况,如果有什么事,可以去找他。

我对老头的热情反复表示感谢。王画家却皱着眉头,礼节性地看了老头子一眼,嘴角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。我看得出,他对老头子并无好感。

王画家明知自己要搞文化扶贫,肯定得请老管帮忙,可就是因为那次不愉快的见面,他有意避开老管,匆匆找到镇上的领导,把方案一说,大家一讨论,最终镇领导还是让他去找老管,因为这些事老管办起来会更顺手些。王画家也倔得很,面对教室和生源这俩大问题,也不愿意再去找老管。我和他憋了一上午,也没想出办法,最终只能同他一起,挨家挨户去发动,让所有在家的孩子空闲时都跟他去学画画。王画家一直认为,在所有的扶贫项目当中,智力扶贫效果最佳。他下决心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掌握绘画技能。

大约是镇上的领导给老管打了招呼,办班的地点是他帮忙找到的。老管虽然没经常来找我们,但还是默默地帮了很多忙。王画家热情极高,每天起早贪黑,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筹备,美术培训班终于开办起来了。那天,我们俩早早地去了教室,可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了,好不容易才等来了两个孩子。孩子们进来后,先是深深地给我们鞠了一躬,才怯生生地坐到了角落里。王画家走过去,笑着同他们拉着家常,但上面的精彩图案仍然十分生动。王画家不知所措,连忙退到了教室外。原来是两个孩子怕生,见王画家一出教室的门,转身就往教室外面跑去。这下可糟了,我们花了大半个月时间动员来的学生,一晃眼又走了。王画家失望到了极点,呆呆地看着我,泪水在他的眼眶里直打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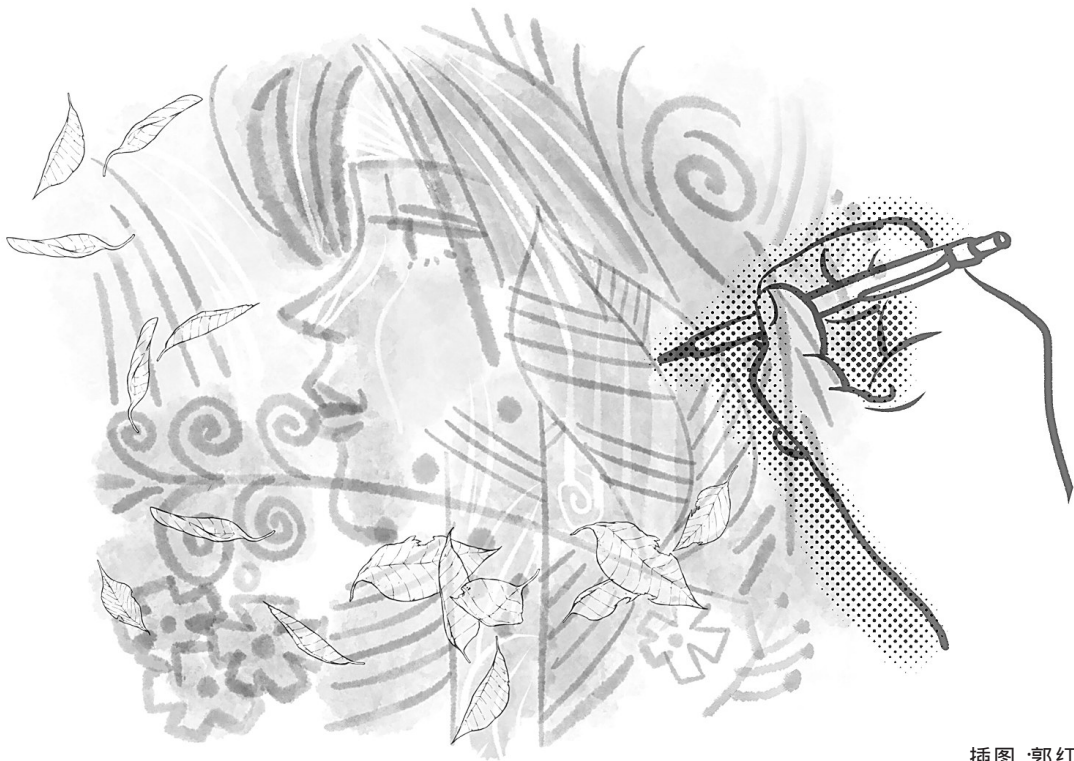
我见他那委屈难过的样子,连忙跑过去安慰他说,扶贫不是件容易的事,我们还得耐下性子来,慢慢找到好的办法。王画家咬着下唇,半天没说话,泪水终于流出来了。

那一次展览办出了些影响,镇上几十里地的人都跑来观展,热闹了好一阵子,王画家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,觉得自己干了件大事儿。

山沟沟里办画展

之后的一段日子,王画家整天没精打采,总把自己关在屋里。我担心他憋坏了身体,一直有事无事地找他说话。这天午餐以后,我有意要拉着王画家出去走一走。刚出门,远远地就看到老管朝我们这边走来。王画家心中不舒坦,想避开老管,可老管已经来到面前。老管看到我们,也没什么好脸色,瞪着王画家说:要办美术培训班,也不先打个招呼,像你们这样办班,能办得起来吗?那天你们开班就来了两个孩子。一个孩子是父母外出打工,爷爷奶奶带着,学校放假了,没人管他,就送来交给你们了。另一个孩子是生病住院刚出来,只当是送到你们这里养病了。你们不讲清楚上绘画班以后能干什么?能起到什么作用?对他们以后养家糊口有什么帮助?不把这些讲清楚,还会有人来吗?现在的人都是很讲实惠的。

王画家一肚子的委屈,但见老管讲得有理,也就压压怨气放下架子,堆下笑脸说:那你说该怎么办?老管说:就下周六吧,你们只管负责教学的事情,发动学生的事就交给我了。王画家半信半疑,点了点头。我心里也没一点谱。老管说的话,能靠得住吗?周六很快就到了。天黑以



插图·郭红松

老管看着我,一句话也没说。我看着他眼中噙满的泪花,渐渐读懂了他对扶贫的理解。

老宅中的告别

这天,王画家一早就来找我,非要我陪他去看看老管,说他特意托人从北京捎过来两条大前门香烟给老管。我们再次来到江西会馆,只见老管正在给一波前来参观的客人讲解江西会馆的历史。见了我们,微微地点了一下头,示意我们先坐在一旁休息。他讲得正起劲,他说娜姑原为彝语纳姑,意思是黑色的土地或广阔的原野。娜姑地处滇川古道要地,曾经是古代铸造钱币的地方,成就了历史上会泽的铜都地位。明清时期,娜姑古镇进入了鼎盛时期,涌入了很多外来的商人,促进了各地各省籍会馆宗祠的大量出现,渐渐形成了今天的格局。老管从明末清初建设江西会馆,讲到清乾隆年间朝廷依托这一带的精铜,大力发展冶炼技术铸造铜钱,开发政府的财政资源,维持大清王朝的运转。他从青楼女子的眼泪,讲到天主教堂的钟声,又从青楼与教堂并存的这一特殊文化现象,讲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,精彩纷呈,让我们几乎忘了来这的目的,完全听入了迷。

好不容易送走了客人,已经快天黑了。王画家坚持要到老管家里去看看。一路上,老管走得飞快,我和王画家要小跑才能跟上。老管像换了个人一般,完全没有了刚才讲解娜姑历史的风趣,没讲一句话,只顾低着头走路。好像除了娜姑的江西会馆、教堂、奇闻轶事后,老管嘴里已经没有任何话题。

老管住的是间木制房子,四面用木板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,为保暖,没有开大的窗户。一束阳光正好从屋顶的一片亮瓦上射了进来,就像舞台上的追光。过了好一会儿,我的眼睛才慢慢适应过来,终于看清了老管家的摆设。一个石块砌成的火塘已被烟熏得乌黑,火塘上烧着一把茶壶,正在冒着热气,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火塘边忙碌。见我进来,连忙起身,咧开嘴冲着我们笑了笑。老管向我们介绍,这是他的妻子。由于身体不好,只能照管一下家务,也不太料理地间的农活了。

老管见我们站着,用袖子在木墩上擦了擦,尴尬地冲我们笑了笑,示意我们坐下。我们在木墩上坐了下来。王画家拿出香烟,郑重地递到了老管的掌上,说这是一点心意,他近期就要回北京去了。这段时间以来,他没少麻烦老管,他邀请老管在合适的时候,带着老伴到北京他的家里去做客。王画家说得很真诚,听得我心里酸酸的。

老管执意不收王画家的香烟,我在一旁劝了好久,他才松了口气,转身进了里屋。窸窸窣窣了半天,拿出一个珍藏多年的斑铜老花瓶来,一定要送给王画家做个纪念,不然他就不收王画家的香烟。王画家只好收下。我慢慢端起老管送上的茶水,茶已有些凉,喝在嘴里涩涩的。直到此时,我才仔细端详了老管的住宅。这是一处很典型的滇东民居。木质的框架,屋顶上供家猫出入预留的猫耳洞,玻璃做的采光瓦,大红供桌上精致的木雕,处处都透露出古朴精致的滇东建筑风

格。我仔细打听才知道,老管的上辈在当地已经算得上是有名的文化人,很受人们的尊敬。他这宅子在本地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,够得上分量的老宅子了。我对老管说:上面有政策,只要有价值,可以对一些古旧建筑物进行保护性修复,你这宅子很有特点,是滇东一带的代表性民居。可以向上面有关部门申请一点经费,把老宅子好好修一修。老管下意识地点了头,若有所思地说:这老宅子已经传了几辈人了,现在这么破旧,确实该修一修了。可是这镇上的老宅子多得很多,大家都争着要修理,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经费?何况他搞的工作和这个保护修复的总有些关联,如果放着别人的老宅子不管,自己先争取了国家的补贴,就是将老宅子修得再好,别人也会有闲话的,还是先放一放吧。

望着老管那光线昏暗的老宅子。我和王画家苦口婆心轮番跟老管讲了很多道理。我讲这老宅子的历史地位,王画家讲老宅子的艺术价值,修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。我们说那么多话的目的,无非是想借着有关政策,把老管的老宅子好好修缮一番,也算是对老管的一种报答。

老管静静地听着,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,仿佛没听到我们说了什么,半天也没说话。我和王画家一个劲地讲,老管一个劲儿地在抽烟。我和王画家劝了老管一下,也不便再说什么。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,我们三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,我们既为这老宅子的命运担忧,又为老管的那种境界感到自豪。屋子里只有老管抽烟吧嗒吧嗒的声音。静静地坐了一会,我们起身告辞,老管将我们送出了很远。那晚的月色很好,我们心里却是非常沉重。

G 期刊看台

贾平凹《山本》(长篇小说) 载《收获》长篇专号 2018·春卷

《山本》是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小说。这是一部篇幅宏伟的历史小说,也是一部关于秦岭的百科全书。小说描述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地区的社会生态,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里,作家以独到的体察和历史观,表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命苦难,寄寓着作家真切的悲悯情怀。

阎连科《道长》(短篇小说) 载《作家》2018年第3期

这部小说叙述了在最靠近神的地方,自认最靠近神的凡人道长与妻子所发生的冲突,这冲突来得既突然但又充满了暗示,早在两人对对相坐时就已显现了的,虚实虚实,影影绰绰,就像被浓郁树叶所遮挡的秘密花园,散落在白雪之中耀晃人眼的熠熠阳光。该作品责编这样说:读《道长》的感觉是和缓而又峭陡的,像走不熟悉的山路,须得低着头一步步看,就看到藏在苔绿砖块下的礼物。

新时代纪事 栏目 载《人民文学》2018年第4期

《人民文学》的新时代纪事 栏目,是以人民福祉为重心、以国家富强为底气、以向好向善为主题的一档栏目。该栏目在这一期推出了两篇报告文学:丁佳、陈言的《天之眼》与凌冀的《让候鸟飞吧》。它们讲述了群山中可敬的科学家和大湖畔可亲的护鸟人在实践中,其心智与茫茫宇宙、浩浩自然的密切对话,这些对话所刻录的是新时代中国的高科技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水平。再深一点看,远望天外也好,雷泥滩也罢,也都标示着人类世界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之路上的进境。以古老的中国式理解,这股关天关地关生灵,已达至 物我合一 之高格。

张者《远水》(中篇小说) 载《十月》2018年第2期

《远水》讲述了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。主人公黄建疆是生长在边疆的兵团后代。由于特殊的性格和机缘,命运一直在开他的玩笑,让他的一生充满了戏谑的色彩。但黄建疆毕竟是地道的兵团人,他几十年的经历与兵团的历史和现实无法分割。这样一位缺点多多的小人物,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,在喜剧化的生活质感之外,也不时显示出正能量。

二湘《转盘》(短篇小说) 载《清明》2018年第2期

小说平淡自持的笔调里贯穿着一股忧伤的气质,有情的书写接续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。石漱浅浅,飞龙兮翩翩,烟云与雾气并未朦胧故事的轮廓,它们澄明地向读者开放,幽默小节中闪现着古典美学的灵韵。其叙事核心并不只是一桩童年视角下的家庭悲剧,而是一个男孩成长的起点,是命运的进程,是生命规则的奠基。钟贵林也并非《九歌》中的湘君,而是作者塑造的崭新的湘君。世情冷暖,云烟晦明,发生在钟家庄的一切,既是钟贵林身上宿命的羁绊,亦成为他周身的鳞甲,护佑他从湘楚腹地走向遥远北方,转山而去,此去经年。

薛舒《守住月亮》(中篇) 载《解放军文艺》2018年第3期

守住月亮,守住生命中最初的单纯与美好。故事中老段和苏晓冰似乎一直都在放弃、后退和坚守,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旧式故事,折射出人性的光芒,散发出独特的魅力,是一篇以简单书写厚重的代表作品。这源自作者内心饱满的情感力量,以及在叙述中始终涌动的丰盈灵魂的讲述。在一波波展示新奇题材、先锋技艺的浪潮中,或许这样的书写更接近文学即人学的源头,薛舒笔下的人不是观念先行的空洞人物,而是有血肉有缺陷的真人。《守住月亮》中,雕塑性的人物被彻底击碎,久违的体温、柔软与意绪流淌于字里行间,仿佛融融月色映照心田。

G 图志文心

《海边兔子有所思》(散文集)

张炜/著

张炜认为,在众多生灵中,最得作家欢心的便是兔子们。兔子俊美、和平、友爱、单纯、活泼、机灵,与白沙和树林相得益彰,是这里最好的居民。这部散文集中就收录了张炜近年来在海边居住时产生的对人生、事物以及写作和文学的观察和思考。